敬悼柯慶明老師

鄭吉雄

從民國七十五年(1986)我受聘擔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助教，一直到民國 101 年(2012)以教授退休轉到香港教育大學任教，我有幸和柯老師同系共事凡二十六年。雖然沒正式上過他的課，算不上受業，但多年來在系務、課程等多方面受教，讓我心裡常存敬意。遽聞噩耗，百感交集，暫將記憶片段迻錄如下。

民國七十年代的臺大中文系學術氣氛固然濃厚，但畢竟當時臺灣尚未完全開放，師生們對海外學術最新理論所知有限。當時在師長之中，柯老師給學生的印象就是治學喜「新」而不忘「舊」，故能新舊交融。而且他熟諳外文原典，更成為從事文學理論和比較研究的利器。記得當時中文系每年開課，本系老師向系辦公室提供的課程名稱和大綱多數只有中文，英文的內容概由我負責翻譯、登錄並呈送教務處。其中唯有柯老師提供的課程資料，一定是中英兼備。有幾次我和老師討論及此，他因而知道我有閱讀英文書的習慣，不但主動向我推介好書，而且還送了我英文文學原著，讓我在碩士班時期(其間同時擔任助教)，除了齊邦媛老師「高級英文」課指定的書單以外，能涉獵到我不會主動接觸的的英文文學理論書。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個片段。

我擔任助教的四年，因為參與本系行政事務，常常旁觀本系老師們就系務展開深入討論和激烈交鋒。柯老師因為口吃，每次發言，都有期期艾艾的問題，他卻絕不因此而長話短說，或在言語困難時放棄，反而是再加把勁，用盡力氣，務必將想申論的要點，斷續但徹底解釋到百分之百為止。久而久之，我深切感受到他個性中的熱情與堅毅。熱情，在於總是忍不住要將想宣洩的感受申述清楚；堅毅，在於不因為口吃的妨礙，而降低他勇於回應對方論點，絕不退讓的意志。正因為我也是從小深受口吃困擾，特別能體會他的感受，也敬佩他的精神。以上是第二個片段。

第三，自 2000 至 2005 年我有幸參加「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畫」，輾轉沈思後，我決定大力提倡「跨領域」研究(multi-disciplinary research)。但當時臺灣中文學界「思不出其位」的風氣仍然很盛，師生多專注於個人領域，不時興「撈過界」。所以我獲得的迴響很小。為了這件事，我常向深諳哲學的語言學家梅廣老師訴苦。有一次梅老師提議說：「你應該找柯慶明先生，他是真正的跨領域。」果然我們約定一天，特別邀了柯老師來研究室，三人攀談了一整個下午，真是受益匪淺，聆聽到很多我十分陌生的文學批評與語言學之間的課題、方法和觀念。可惜後來因為種種原因，我們各忙各的，竟未能擠出時間好好合作一番。其後我從臺灣大學退休離校，不久柯老師聽說我在教育大學擔任協理副校長，負責全校課程的發展，還特地寄了他的著作給我，並附短箋，勉勵我將過去在臺大的所學傳播到香江。這令我尤其感動。以上是第三個片段。

眾所周知，柯老師才氣縱橫，筆力雄健，思路廣闊，數十年來為臺大文學院包括中國文學和臺灣文學等多個領域，培養了無數傑出人才。他領導臺灣文學研究，有人認為是「時勢造英雄」，我認為毫無疑問也是「英雄造時勢」。能和老師共事二十六年是我的運氣，但不能發揚其深博的學問則讓我慚愧。夜闌人靜，追憶前塵，拉雜記述如上，聊表悼念之意。

2019 年 4 月 1 日於香港大圍名城寓廬